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 第四回 雀傳言璞公子情誼長 花笑人盧小姐見識短

衣冠本宜適名賢，歌舞還應去鄙俗。 鵲占枝頭傳佳兆，鳩噪惡聲芳訊無。

話說在山東汶上縣二水匯流。一支從利津縣往西南沿黃河上行，經濟陽之南，歷城之北，至東平府。一支從天津往西南經文安縣、河間府匯合在汶上。

那時水手們遙指迷霧中隱約可見的船隻，正在說：「那一定是賁太爺的船。漸漸靠近就看到了桅桿木板上寫著的文字，連忙搖櫓到了跟前。高珍看木板上的文字，寫的是「奉敕赴浙江等地緝查鹽稅防禦海岸五記功三增勛賞」高珍將要停船，那個船上的馬柱早已認出，大聲說：「高二哥怎麼來得這麼晚？我們等久了。」

原來賁侯的船在這兒已等了幾天。高珍忙跳上大船，與馬柱欠身施禮，來到前船。賁侯正憑艙窗看望，叫住高珍問話。高珍忙下跪，將經由濟陽，在西河耽擱一天和因風不順帆船不能快駛等情況回稟。賁侯道：「你到那邊船上告訴太太不要過來，我自己去問話。」高珍「喳」地應了一聲退出。

那時璞玉正在汶上憫慈前寺遊賞，龔高忙遣人去叫。半晌，賁侯才從容不迫地跨過跳板來到這邊的艙裡。

金夫人、吳姨娘等出艙迎迓施禮，賁侯進艙坐下。夫妻敘談離別後的家常瑣事。這時璞玉飛也似的來到自己艙裡，換了禮服頂戴，跳到這邊艙來，掀簾進去。

金夫人只見他：頭戴寶頂孔雀翎帽，身穿虎補緞長袍，項帶朝珠，神采奕奕，容光煥發。璞玉下跪叩拜，母子是天倫之情，金夫人、吳姨娘無不感恩掉淚道：「老太太要是還在該多高興啊！」因提到去世的老太太，賁侯也悲傷流淚。

吃罷晚飯，金夫人將孟氏家裡敗落的情景和自己做主與粹芳定親的事兒，如實述說了遍。賁侯為妹妹歎息道：「那個事兒你們母子倆自己商量好了。」賁侯吃完飯去那邊艙裡。璞玉進了後艙，福壽笑臉道喜，並說了粹芳的情況。璞玉笑道：「世事每每不遂心，想要成的成不了，不想成的反而那麼容易就成了。」又說：「她雖效仿卓文君再嫁，比翼雙飛，但我哪裡有司馬相如那樣的愛慕之情呢！」他們說罷睡了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清晨五更，鑼聲一響，諸船依次向東南方的邳縣開來。那時正值五月夏天，酷暑炎熱，紋風不動。船隻順流而下，如同脫韁的駿馬，一天到清河、淮陰，到了大江，前面就是靖江。金夫人曾聽說姪女琴紫樹和這個地方來知縣的兒子宋濤訂了親，便把璞玉叫來，備下四色禮品，叫他上岸去瞧瞧。到浙江以後，好去告訴顧氏奶奶。

那時快到大暑氣節，巴掌大的雲朵也能下起大雨來。忽然狂風大作，傾盆大雨驟然而下。借宋朝詩人蘇東坡的《望湖樓醉書》一詩來記這場大雨吧：

黑雲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亂入船。

卷地風來忽吹散，望湖樓下水如天。

兩驟風狂，大江捲起幾丈高的波浪，船隻象一片樹葉子一樣顛簸起來。水手們失聲變色，忙撥船移入河汊。賁侯問故，水手道：「大江的風浪不能與小河相比，常常有翻船的危險。」那個當兒璞玉、馬柱等租小轎，朝著靖江城西門而來。

馬柱到縣衙一問，說正是這兒，將禮物交了，有人進去通報。璞玉到來，門子迎進，請到東邊書房。那間屋子骯髒鄙俗不堪。對門的桌上供奉著關老爺，東牆上橫貼《八仙過海》，西邊有水墨丹青的鍾馗，兩邊是萬年紅紙上寫的對聯：

財源似水滾滾到，寶貝如山堆堆。

真是吉祥極了。屋裡散發著種種難以描述的怪味臭氣，聞了使人噁心要吐，也不知是什麼仙氣寶香。這時馬柱從春凳底下用細棍挑出麼仙氣寶香。這時馬柱從春凳底下用細棍挑出雙破棉襪子，扔進裡屋去了。璞玉看了這般情景不禁暗想，這樣的屋子紫樹來了也真沒法兒住！正在地板上踱步，那位宋衙內出來了。

眾人一看：身材極矮，駝背，跛足，招風大耳，兔唇豁嘴，行走不便，一瘸一拐地蹣跚而來。舊詩有一首《駝背詠》云：

人生殘疾前世緣，唇長覆胸耳蒙肩。

恰似負重不見日，翻身轉側始望天。

橫臥便成麻字辮，蹲下活象弓卸弦。

可憐數盡歸西日，最宜犁轅做木棺。

兩人施禮就坐，宋衙內道：「不不知賢賢賢弟來，原原原諒，失失失迎……」璞玉才知道他是結巴，便道：「路過貴城，特來看望表姐，以盡姻親之誼，不揣冒昧，來到尊府，望祈恕罪。」

宋衙內努勁哼叫著：「你你你姐不不知怎怎怎麼，只只只說是不不見。我我我說說了多多少次才成成了。」

璞玉道：「假如姐姐身體欠安，就不必驚動了，我以後再來看望。」說罷忙起身告辭。那宋衙內著忙勸阻：「等等等，她她她要見見呢，我我我進去，催催催……」又是努勁哼叫著，蹣跚地走出去。

瑤琴、寶劍全都笑了，璞玉蹙著眉頭制止他們歎息不止。一會兒，宋衙內來到院門口揮手喊到：「七七七請請請！」璞玉無奈，強捺住悲情人內，到了紫樹的住房門口不禁「哎喲」失口叫了一聲。

宋衙內行走緩慢，他讓璞玉走在前頭。璞玉一掀門簾就見紫樹跪迎。璞玉驚愕回禮跪下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那個羊肚子臉，鑿子下頰，扁鼻子的憑霄。璞玉「哎呀」一聲，憑霄擺擺手掉下眼淚。宋衙內努勁哼叫，剛要登上台階，忽聽有一人喊「知縣叫！」無奈回身又蹣跚而去。璞玉問憑霄：「琴默姐姐在哪兒？」憑霄更加抽泣道：「大爺問我們姑娘做什麼？您好生坐下，我將琴默姑娘的事兒從頭告訴您。」

看官！說起金府的事兒話很長，等憑霄說，還不如讓我從頭說起。

正如：

奇文流傳沉珠玉，說盡實情鐵石銷。

將話回到二年前說起：建邑營的金公嫂孀娜氏，那年從賁府回來，盧梅姑娘的病又犯了。金公去湯泉療養時應允把她許給吳亭府洋商朱英。後來雖然香菲不樂意，娜氏見女婿的家是百萬富戶，才下了決心收下訂禮，定親宴上看過女婿的人無不掩口失笑。娜氏雖知女婿配不上姑娘，但因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」，料也無法挽回，只得以「男才女貌」來寬慰自己。

一日時值陽春，風和日麗，花蔭寂靜，鳥鳴柳垂，使人煩惱。香菲手拿針黹不勝春困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一看是《薄命圖》，更是使人添煩，放下書，想找紫樹下棋解悶兒。到門前看，瑞紅正在房簷下小碟子裡研磨顏料。她瞧見香菲驕然而笑，揭起紅氈門簾。香菲不解她的笑意，進屋一看，紫樹正在外間窗旁牆上掛一張紙在繪畫。

香菲笑道：「姐姐的畫已有功夫，但不過是璞玉的徒弟，那還談到有點什麼長進！」紫樹聽到香菲的聲音，回頭一看，放筆，大笑不停。香菲湊近一看，畫的是一個人髮鬚蓬亂，

隻眼睛碧藍色，嘴唇斜歪，滿臉是點點梅花瓣兒的鬼怪相。

香菲笑道：「姐姐要畫為什麼不畫聖賢，要畫這個十不全？」紫樹正壓不住笑，憑霄從後門端茶進來，瞅見香菲瞧那張畫兒，對琴姑娘瞟了一眼，二人訕笑不止。憑霄將杯子裡的茶搖幌地灑了一半兒。

紫樹更是摀著肚子大笑，笑得說不出話來。香菲大惑不解，乾坐在邊兒，知道她們笑裡有點蹊蹺，但她還是笑著問什麼原因。

這時畫眉找姑娘正好進來，聽見她們笑，又看牆上掛著的那張姑爺朱洋商的尊容，香菲卻坐在旁邊愣問是誰。瑞紅她們看見畫眉又大笑起來。憑霄把茶杯遞向畫眉，使個眼色，讓她向那畫兒敬茶。紫樹笑得仰面一躺，不能動彈了。畫眉看見她們如此譏笑香菲姑娘，實在壓不住一時的性子，心頭冒火，眉角生煙，衝過去將畫揭下，用兩手揉成團兒摔在憑霄的臉上。罵道：「你們找不上漢子就供奉他的像，早晚燒香磕頭也行，在我們面前這麼耍笑給誰看！」憑霄也發火變臉道：「畫眉你少逞強！你護著你們姑爺好了，幹嘛撕我們姑娘的畫兒？」畫眉更是火上加油。氣洶洶地說：「誰的姑爺？是你的姑太爺！」

香菲原來想責怪畫眉過於冒失，後來一聽他們的話茬兒也知道了八九成，雖是怨氣沖天，也還不出嘴，喝住畫眉道：「幹嘛生這份閒氣？她們要畫就畫，跟你有什麼相干！」一邊說，一邊把畫眉拉走了。

紫樹怪自己一時淘氣，沒想到惹出這麼一樁事兒，忙壓住笑，喝住憑霄。香菲回家後，畫眉不等香菲說，就將她們的欺負恥笑哭訴一遍。香菲言不發，往後一仰，連聲痛哭。

畫眉道：「她自以為和宋家兒子年齡相仿，哪知也是一個醜八怪！」香菲哭道：「不要再說各人遭的孽了！」香菲自此水米不進，幾次要自盡尋死。後來料到自己逃不出火坑，想要去死，畫眉勸他說，可以再想活路。一天值班婆子傳達：「畫眉的父親在外廂，要見畫眉姑娘。」

原來畫眉姓羅，賣給金府當了丫頭。父名羅挺，年近古稀。少年仗義疏財，將家產蕩盡，以至後來將獨生女兒也賣了。中年以後販馬幽燕之地。現在雖然年邁，仍是英姿勃勃，膂力過人。當下到江南賣馬，順便看望姑娘，就為姑娘告了假，在別人家見了面，父女多年不見，悲喜不提。羅挺看姑娘長大了，但見兩眼紅腫得象對桃子，細問其詳。正好那時畫眉被顧氏打過幾次，又替香菲懊喪，滿腹委屈無處可說，現經父親一問，就一一訴說，說到主婢二人沒有活路可走，就投在父親懷裡大聲痛哭。

羅挺聽了這些冤屈，白髮衝冠，銀須怒豎，星眼圓睜，內心進發出濟弱扶傾的正義感，眉頭一皺計上心來，寬慰姑娘道：「好閨女！別發愁，我有一計！」在畫眉耳旁如此如此，教誨一番。畫眉想來，這個著兒雖高，香菲那樣莊重的人，絕對不會依從，又想起了一個脅迫之計，與父親將所需用具和日期暗暗商議定妥。羅挺想來此地不宜久留，打發姑娘回衙門，自己去籌劃用具。

畫眉回家後，香菲道：「你說要找別的活路，找到了嗎？」畫眉道：「雖有活路恐怕姑娘不會依從。」過了幾天羅挺又來，從外頭遞給畫眉姑娘一個包袱，縫得很縝密。夜間畫眉拿到無人處打開，香菲偷偷跟去一看，是男裝二件，靴子兩雙，書生方巾一頂，侍童帽頂。香菲生疑，問這些東西是哪來的。畫眉笑道：「我父親將家裡存的東西給我帶來了。」只是笑著沒有說別的。

一個月的時光如梭而過，眼下到了三月下旬，吳亭府來人說明婚期訂在四月初。娜氏時常來讓畫眉收拾姑娘的細軟。香菲已經料定，與母親再訴肺腑也無濟於事，實在為難，就同畫眉商量怎樣死法。畫眉道：「上吊雖能保個全屍，但姑娘前幾次都被發現了。現在嬷嬷、媽媽們早晚提防看守比防賊還嚴。我的主意，死在屋裡必定讓他們發現，不如等他們睡了以後，去跳衙門西院的八角井。」

香菲點頭，約定二十日的夜間去死。又過兩天，香菲將嬷嬷、媽媽們用酒灌得酩酊大醉，也硬叫翠玉喝了幾杯。等大家全睡熟以後，悄悄起牀到外間。畫眉這時已經女扮男裝。身著青布箭袖襖，頭戴滾邊兒白氈帽，真叫俊俏，手裡還拎了一個包袱。

香菲大驚，悄悄問：「你為什麼這樣打扮？」畫眉道：「這是我阿爸拿來的東西，不管好賴，跟著姑娘死時穿在身上，一則表表我孝順父親的心，二則象徵來世不當女的，投生為男人。」香菲聽她說得這般淒涼，不禁淚水如雨。披散的頭髮也顧不上梳理，二人偷偷兒開了西院小角門，進了那荒蕪口人的西院。

那時正是三月下旬，院裡黢黑，到處影影綽綽的，十分嚇人。原來那裡曾死過幾個人，都嫌忌諱，長時期沒有住人。可憐香菲這位千斤小姐，平時連從這屋到那屋也是丫鬟不離身，在夜光皎潔的夜間點上幾個燈籠，還說害怕的人，今天遇著這個不遂心的事兒，決定要死。哎！真是淚如綿綿秋夜雨，恨似南山不斷雲。那時陰暗處忽聽打哨聲，畫眉大驚喊道：「哎喲！姑娘，鬼叫！」香菲毫不理睬，鎖著彎眉，咬緊牙關，撩起衣裾，朝向八角井飛也似地跑去。

原來畫眉父女約定，下旬沒有月亮，羅挺以打口哨為信號，畫眉會意，擊掌接應，尾追香菲問道：「姑娘真的想死？」「不叫你叫我入那個活地獄？」畫眉下跪道：「姑娘，我不是那個意思！我聽古人云：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姑娘這死是重，還是輕？」香菲眯著眼睛道：「我到如今沒工夫想那些，你不叫我死於輕，還想幹什麼？」畫眉說了真心話：「我的意思是姑娘和我出北牆，和我同樣女扮男裝，騎上我父親牽來的那匹馬，不如暫且找個活路，再作打算。」

香菲翻臉道：「畫眉你要我辱沒祖宗，玷污門第，做出一生也洗不清的醜事，你這可是安的好心腸！我與其逃跑躲起來，哪如死了乾淨！」說罷甩開畫眉要走。畫眉早就料到她會說這麼幾句話，磕了個頭說：「姑娘一定要死，也要聽聽丫頭我說一句話。原來叫我活著侍候姑娘，沒有叫我死了也跟著您。人各有命，姑娘現在要死，我還得找個活路，讓我親眼看著姑娘去死，心裡還真不落忍。」說著就站起來。

香菲聽了那話，也不便生氣，就說：「我是要死的人了，連親骨肉都不要了，還要你做什麼，你去就去吧！」畫眉拉著香菲的手道：「雖說那樣，一時的主奴情深，等我去後姑娘再死！」說著將香菲拉到北牆豁口。香菲看牆外有個老漢牽著兩匹馬站在那兒。那人身高肩闊，額寬耳大，一手持棍，挎著佩刀，相貌不凡。畫眉拉著香菲的手鬆開，越過短牆，騎上了馬。香菲眼看著丫鬟要去，自覺雖說生在富貴之家，但幼年喪父，還不如畫眉，仰天哭號，將要返回。畫眉大叫：「姑娘覺得這麼死乾淨嗎？依我看，不但不乾淨，還有三不可：一則我們奶奶沒有別的女子，後事全托靠你了，你現在這麼死，對上不孝；二則姑娘跳井，雖說冰清玉潔。但別人說你有見不得人的毛病，怕人揭短才尋死，對己不智；三則姑娘死了，那些婆子、丫頭，從翠玉開始都逃不了株連，多少人要受刑訊問致死，你這樣死，對下不仁。這個不孝、不智、不仁的短見，將金石潔白之身背上千古洗不清的惡名，所為何來呢？眼下上策是與婢女暫避鋒芒，等那事了結之後再回來也不晚。」

香菲聞聽此言，暫避鋒芒為上策，尋死果真是毫無價值，心裡一口悶氣堵住，喊聲：「哎喲！」昏厥俯臥倒地。

正是：

智言驚我夢中客，重拳擊醒醉中人。

且說畫眉見姑娘的心已經軟了，忙跳下馬跨進牆內，趁姑娘昏厥，打開包袱，給香菲換上男子衣服，脫下她腳上的兩隻靴子，一隻扔在井旁，一隻扔在井裡，將香菲扶出牆外。羅挺心裡著急，連忙扶她上馬。那時月高三丈，照得道路清清楚楚，畫眉也騎上馬，羅挺撩起衣襟，提著棍子，在馬前引路，大踏步地奔向前方。

軟香嫩玉《一層樓》之後，不料竟引出浩然正氣的英雄聚杰，豈非怪事！

翌日，翠玉早起看香菲睡處只剩下被褥，不見了姑娘，還以為一時走出屋外，忙披衣出門。腳底下「叮哨」一響，忙揀起一看，是姑娘帶的寬簪子，大驚「哎喲！」一聲，眾婆子接連醒來，趕緊到處尋覓，可是無影無蹤。大伙都嚇傻了，亂亂轟轟地一窩蜂跑到娜氏奶奶屋裡。

娜氏正在睡覺，一聽姑娘失蹤了，料定已死，「哎喲！一聲，不省人事。

看官先莫著急，聽我慢慢道來！